

论《解围元藪》的学术特色和价值

胡蓉, 陈丽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

摘要:《解围元藪》是我国第一部麻风病专著,对麻风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作了系统论述,其中的观点和方药对当今麻风病的预防治疗有很高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解围元藪; 麻风病; 病因病机; 辨证论治

中图分类号:R2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3)02-0337-02

Discussion on Academic Thoughts and Value of Jiewei Yuansou

HU Rong, CHEN Liy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Jiewei Yuansou is a monograph on leprosy. It expounds the causes, pathogenesis,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leprosy systematically. The academic thoughts and prescriptions in Jiewei Yuansou are valuable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epros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Jiewei Yuansou; leprosy; cause a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解围元藪》的作者沈之问是16世纪的麻风病医家,自号花月无为道人。该书是沈氏集其祖父怡梅、父艾轩及其本人三代临床经验,于嘉靖二十九年撰成。但在当时该书秘藏未传,直至清·嘉庆二十一年始被吴越一医生黄钟发现而付梓。民国时经裘吉生先生校勘,编入《三三医书》铅印发行,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重校本刊行。该书公世后颇受推崇,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中医麻风专著。

《解围元藪》共四卷,前两卷总论,详述风癩症病因病理及药治总则,后两卷列方近250首,分述其调配、适应症和临床应用注意点。是书之所以名为“解围元藪”,如沈氏所说“所论风癩之理皆明,是书所治风癩皆备,此外更无遗隙。然用药如用兵,保黎如救命,疗人之病以复元命,能解城之围以活苍生、轻重之殊,实元元之妙法,深渊之大泽也。故曰《解围元藪》云”^{[1]65}。

1 强调医技医德

麻风病颇为人所畏恶,故对于麻风病人的诊疗施治,沈氏格外重视医德,他在《解围元藪·癩症总论》中写道“人患风癩,命悬旦夕,求医调治,死生攸关”,这时医家要“治风癩者,当敬畏天谴,毋贪诈欺苟且之财,害人之命”。风

癩病自古本就难治,患者痛苦万分,医者当怀仁爱之心,汲汲营营,全力诊治,不可贪图钱财而轻视生命,否则有违大医精诚之本。欲成为一名良医,不仅要医德高尚,还得有高超的医技,这就需踏踏实实的读书方可有成就。对于那些夸夸其谈、欺世盗名之辈,沈氏则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不读方书,盗袭死方,欺罔奸佞,惟贪轻信,或倩人荐拔,装点巧誉之言,即从而治之,岂不杀人乎?”况且风癩临床症状变化多端,需仔细辨别,因证施治,而有些庸医证情不变,方药不知,与杀人无异。“其人止学得一二方,岂能悉治诸症?如紫云之药不能治烂风,痛风之药不能治痒麻,漏蹄之方若治癩挛则反为害。庸俗何知之?”^[1]故沈氏集三代之经验编成《解围元藪》,由此可知沈氏对于医德之重视。他反复精研,将风癩病的诊治经验留与后人,以俾读者了然无所窒碍,冀良医怀此仁术,有证可循、有方可检,其用心良苦若是。

2 重视综合病因

对于麻风病病因,沈氏认为出于“四时酷烈暴悍贼邪风”、“天地变驳,风湿舛逆,是为不正之气,则人感而病焉”、“风动而虫生,虫无风而不育”,因而“风”、“湿”、“虫”是麻风病最主要的病因。同时,又将患害之由从邪正对比、生物气候等方面综合为以下“一曰风水阴阳所损”即地域、环境特异性因素“二曰源流传染所袭”即遗传因素;“三曰气秽虫病所犯”,是指素体内虚之人在人际交往中交叉感染而成“四曰保养失度所发”,是指忍饥劳役、醉饱入房、妄想贪嗜,邪毒蕴积而成“五曰感冒积郁所生”,指感受六淫郁蒸,入于肌肤,邪毒渐深,克剥荣卫发为害。

沈氏对于麻风病源的认识,虽大体上仍未能超出“风”

收稿日期:2012-09-03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预算内科资助项目(2010JW65);上海市中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建设项目(S30301)

作者简介:胡蓉(1980-),女,山西太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史文献和中医药文化研究。

通讯作者:陈丽云(1965-),上海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史文献。E-mail: chenylumeng304@126.com。

“湿”“虫”说,但其含义已与前人之见不尽相同。如明确指出麻风病是“传染所袭”,因此“滋蔓于世,相感而生”,具体又有“若父母素患恶疾,必精血有毒,交感于胚胎,传至于儿女”和“他人之毒,传之此人……闻其污气,或对语言”之不同。而在感受邪毒之气是否发病的问题上,沈氏非常强调人体正气强弱在形成传染中的决定性作用,“若人血气虚,脾胃弱,偶遇恶疾之人”,甚或“其如清晨未饮食之时,犯之祸不旋踵,百难逃一”。因此,养护人体正气非常重要,不可过劳,尤其是放浪形骸不知养生危害甚大,“若纵房劳,气血弱而复犯之,即发为害。”沈氏对此谆谆教导,“夫人为万物之灵,生于天地之间,宜惜身命,保养元神……后世之人,以六欲七情为事,故多夭折殒殒”^[1],甚为可惜。

3 提倡脏腑经络辨证

通过对麻风发病过程周密观察,沈氏根据各种风病的性质、特征和轻重等进行证候划分。首先对风、癩、疔进行区别。“中古分为风、疔二名,内驻曰风,所感深;外着曰疔,所感浅。风甚于疔,而疔轻于风”,故“风疾发迟死速,疔病发速死迟”,然其形气本源等同一体,危害皆然。又说“风、癩一症,轻重之别耳,其害则一也。癩愈形犹可复,风愈元气难全。癩死者少,风死者多”^[1],无论风、癩,都非善症,藏迹一类。鉴于此《解围元藪》全书具体分为三十六风与十四癩,以脏腑经络统述症状之不同。

沈氏首倡麻风病以脏腑经络统之,开麻风病辨证论治之先河。“癩风之害根于六淫中,于六部发为六邪,部各六种,症名三十有六。”^[1]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乃天地六欲不正之气也。六邪,即痛、痒、麻、烂、胀、愈之六病也。六部,即心、肝、脾、肺、肾、胃也。心主血,肝藏之,毒伤血分,则心肝发病。肺主气,凡风疔皆因气闷而生。肾藏精,色欲房劳为害。脾胃通连而藏谷气,其醉饱、五味之伤在此。故风之为病,惟在心、肝、脾、肺、肾、胃之六经受邪。以心经为例:

中于手少阴,面目舌赤,翕翕然发热,暗不能言,久乃生虫,蚀心则足底穿,膝虚肿,浑身溃烂,涎脓腥秽者,荣血先死矣。

舌乃心之苗,君火妄动,必舌枯无津液也。火气燥金,故音哑而发热。虚火下流,热毒注肾,直出涌泉,故肿痛,循膝节而至足底穿烂,无可救疗。心主血,火炎内泛,则浑身肿腐,皮肉伤残,不能聚敛。毒入于心,血泛无制,七年不治。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是,心经受邪后的症状、病程进展转归及预后,全面细致,有条不紊,对于风癩病的临床诊断提供有效依据。其余五经皆依此例,手太阴“鼻梁崩塌,若眼断、唇翻、失音”、足厥阴“眉发焦脱,满身生黑斑”、足太阳“音哑肤瘡”、足少阴“耳鸣啾啾,生疮,或痒或痛”、足阳明“散蠹周身,皮痒浮游”为各经发病的典型特点。这种按脏腑所隶属之症状做出诊断,有利于系统把握疾病的分类,在治疗遣方用药时均据此为依归。同时,沈氏还强调“凡患风癩,决非一种,或二三种者有之,甚至有四五种者,先伤一脏,则注各经”。这使得对于风癩病的辨证要灵活而不要

拘泥于某经所犯,因而更具有临床价值。

4 运用特色方药治疗

沈氏首先提出风癩病治疗原则“治风之法,先散寒邪,次攻虫毒,次调元气,次养阴血,待风散虫死,血足气清之候,再拔疮秽,舒其筋而伸其挛,滋生毛发则病愈不发,补益之药终身服之不可止,乃不刊之秘论也”^[1]。因此对于风癩病治疗若欲速不分次序,则随得随失,症情反复,非惟无益,必反害之。沈氏继续明示“始以汤药宣畅,次以膏酒灌融,丸散调护”,此乃王道之常。缘于风癩之药,煎剂奇方最能速效,逐散风邪,通畅脉络,无留毒之患。但恐荡败脾胃,故不宜久服,一见病势稍缓即进丸散以厚脾胃,况“其脑、麝、牛黄、金石香料不入汤液,又忌见火,惟和丸散,服之功力合宜而顺”。药酒虽人喜服切不可施于初病之时,须待病愈之后,防其再发,药酒使药力钻透肢体,把截毫窍,基固神坚,邪毒不能再犯也。故治风者先须汤液,次用丸膏,愈后方进药酒,为治法之序。

沈氏广求环宇,不耻下问,收集治疗麻风的经验,并且“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通过临床验证,总结筛选,推著了249首方药,内容丰富。如“黄龙丸”,即水煮黄香丸,能治三十六种大风危症“千年药乃祖师邈遥张真人遗下平分家产方”,又曰灵宝千年大药,治三十六种大风,十四般大疔,无所不效“东华玉髓”乃大风子油膏,治烂风疮秽者“冯夷琼浆”,又名推云酒,治五色疮瘡云颜麻木者。诸如此类,“若对症用之无不奏效,若乱投妄用则不见功”。

特别是他总结了大枫子治疗麻风的新经验。大风子即海松子,又名丢子,因其专能治风而名也。生于东海日出燥炎之地,故性大热,能直入肌骨杀虫祛湿。丹溪云:大风子有燥热之毒,能败血动痰,损人之目。世人均深信不疑。沈氏在《解围元藪》中记载了先君的医案“富翁陈善长患风年久,求予先君治之,先君思善长耽于酒色,日不间断必难治,固辞不药。善长密贿予家老奴,盗传制大风子之法,善长根据法制度三年,共食大风子肉七十余斤,其病脱去,绝无他患。一日持礼币至予家,谓先君曰,昔年求治力辞何也?先君甚赧颜,厚谢老奴而去,始知盗方之弊,想风病损目难归咎于大风子,盖世之不食大风子而瞽者甚多,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1]。这是沈氏用自身的实践质疑了世人对大枫子疗效的误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枫子油及其脂肪酸钠盐在试管中对结核杆菌有极高的抗菌作用,可以比酚强100倍以上。沈氏可谓开大枫子治疗麻风病之先河。

综观《解围元藪》这部专著,沈氏问吸取前人的经验,总结自己的钻研成果,将祖国医学对于麻风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当然,还需指出,书中对麻风病的分类,较为庞杂,包含有一些非麻风疾患需要鉴别,如鹅掌风类似手部湿疹或霉菌感染,白癩风既包含有麻风病的减色斑,也含有真正的白癩风、汗斑等,我们学习或研究时均须予以区分,将古代文献与现代临床互为参考,使前人的临床经验更好的继承下来。

参考文献

- [1] 明·沈之问. 解围元藪[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